

晋江星光小说文丛

重
秦

晋江市文联 编



NLIC2970863767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晋江星光小说文丛

重
奏

晋江市文联 编



NLIC2970863767

海峡文艺出版社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奏/晋江市文联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11
(晋江星光小说文丛)
ISBN 978-7-80719-899-4

I. ①重… II. ①晋…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117 号

重 奏

晋江市文联 编

责任编辑 王顿顿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中闻集团福州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1

厂 址 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33 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字 数 315 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899-4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 | |
|---------------|-----|-----|
| 不羁之舟 | 叶荣宗 | 3 |
| 就这样活着 | 叶荣宗 | 31 |
| 台灯 | 曾明路 | 49 |
| 情尽向阳坡 | 曾明路 | 57 |
| 银女 | 曾明路 | 109 |
| 尘封 | 洪嘉奖 | 139 |
| 血色之花 | 许竹敬 | 147 |
| 她是一只蝴蝶 | 张百隐 | 171 |
| 青铜殇 | 粘良图 | 233 |
| 我是你们的大姐姐 | 刘锦莹 | 251 |
| 媚娘则天 | 张美娜 | 293 |
| 不再爱你就不再感觉寂寞 | | |
| | 许燕影 | 305 |
| 午夜行动 | 庄马炮 | 311 |
| 斗法 | 庄马炮 | 319 |
| 退役 | 庄马炮 | 325 |
| 沃土上的风 | 吕忠志 | 331 |
| 管甫送 | 刘东晞 | 339 |
| 析产 | 高俊仁 | 385 |
| 找一把椅子坐着苍老 | 王常婷 | 403 |
| 一次约会 | 张道劝 | 435 |
| 晋江小说读稿札记（代后记） | | |
| | 许谋清 | 444 |

不羈之舟



不羈之舟

叶荣宗

一辆枣红色的宝马牌小轿车，疾速行驶在黄金海岸大道上，直奔“颐养天年”墓园。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位身穿黑西装的中年妇女，手捧三束鲜花。弥漫在车内的是一股阴郁之气。

中年妇女名叫龚秀珍，是本地一位有名的民营企业家。今天，她起了个大早，要到那个墓园去祭奠三位已故的亡灵——两位是她的前夫，另一位是她的情敌、第二任丈夫的姘头。今天她若不去祭奠，恐怕这下半辈子心里也会不安。因为再过几天，她就要带着女儿去广州，去和第三个男人结婚。

她的前两个男人，一个叫林福海，一个叫林东海。福海和东海从小就是铁杆哥们，一天不粘在一起就全身发酸发痒，好事歹事更是缺一不可的搭档。秀珍和他们既是同村人，也是从小就“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同伴好友，只是她的年龄比福海和东海小三四岁而已。福海和东海就像亲哥哥一样袒护着她，没谁敢动她一根头发。

福海比东海大一岁，父亲是村党支部书记，家境比东海好。东海的父亲原是走船的渔工，是个小队长。东海上小学那

一年，在一次台风袭击中，父亲不幸落水被狂涛巨浪卷走，留下他和母亲，还有一个比她大五岁的姐姐。家里倒了顶梁柱，姐姐的学也上不了，就给人做工，帮着母亲维持一家的生计，省下一点钱让东海一直上到了高中。

高中毕业后，福海和东海都没有考上大学，双双离开了学校，但和秀珍仍然保持着联系。秀珍一放学或是遇到周末假日，他们三人就常常聚在一起，到田间地头或溪边散步、闲聊，村里人也都见惯不怪了。这时的秀珍虽然只有十五六岁，稚气未脱，但该凸的地方开始凸出来了。福海和东海呢，眉毛也由黄转黑，像个小伙子了。因此，彼此之间都有了一种朦朦胧胧的爱恋之情，都希望长大后，能有这样的人成为自己的女人或自己的男人。不过他们都很理智：福海想的是，秀珍还在念书，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东海想的是，福海家境好，能让秀珍过上好日子，而自己家里太穷了，如果娶了秀珍，会让她吃苦的；秀珍呢，在两个男人之中也分不出哪个好哪个更好，只觉得他们两个都像亲哥哥一样可亲可爱。

2

这年年底国家征兵。那个年代，“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即使脱了军装退伍也可以在乡里或村里谋个事做，或者到县乡办的工厂里当个工人，改吃“皇粮”，那是一条多好的出路啊！

福海看到许多同龄人都去报名参军，心也热了，就和东海一起也去报了名。在体检中，福海和东海双双合格。征兵办干部一下就看中了他们，来个双双接收。临走前一天，大家都在忙着为福海和东海备行李、送行，准备第二天一早就送他们到乡里集中。福海却骑上自行车，到学校去找秀珍。秀珍本来还

有半天的课，也不上了。

福海骑着自行车，载着秀珍行驶在村庄大道上。福海对秀珍说：“我到部队后一定会好好干，干出个模样来。”他要求秀珍好好读书，有空时常到他家走走，有什么事他爸会像自己人一样帮助她。福海还送给秀珍一个包着塑料皮的纪念册，扉页上写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赠给亲爱的秀珍。”秀珍很高兴地收下了，还要福海到部队后常给她写信，寄几张身着军装的照片回来。

秀珍的晚饭是在福海家吃的。吃过晚饭后，福海家里陆续来了一些送行的亲友和邻居。福海的老爸是村党支部书记，来送福海的人自然特别多。秀珍一时帮不上什么忙，闲着无事，这才想起要去看一看东海。

路上，秀珍想，东海不是也喜欢我吗，怎么不像福海这样，到学校来找我呢？他会不会也送我一个纪念本呀，扉页上会写什么话呢？没等她想出个结果来，东海的家就到了。

东海正和几个邻居在聊天、喝茶，见秀珍来了，忙热情地招呼她坐下。东海抓了一把花生给秀珍吃。他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听一个阿叔讲在部队当兵的故事。这个阿叔当过五年兵，还当了班长，后因文化程度不够，没能提干才退伍回来，现在乡办盐场当保管员。

夜深人静，秀珍告辞回家，东海把几本读过的古典名著和没有用完的作业练习本送给秀珍。秀珍问东海：“你会写信给我吗？”东海点点头，肯定地说：“会的，一定会的。”

福海和东海入伍来到素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西湖畔一支战功显赫的名牌部队，那是当时全军为数不多的机械化部队。

新兵训练时，福海和东海同在一个训练营，一周能碰上几次面，特别是到了周末，有时还能站在一块儿说上一阵话。训练结束后，新兵分配下连，福海因为会开拖拉机，被优先安排到装甲兵连，到一个培训基地去学开坦克车，一学就是八个月。福海很有天赋，胆子也大，所以成为当年新兵中的佼佼者，第二年就当上了班长。东海却被分配到一个炮兵连队当了一名炮手。东海平时爱学习，人又老实厚道，半年后就被调到连部当了文书，同时被连队列为报考军校的对象。

3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晃四年过去了，秀珍高中也毕业了。她没有考上大学，只好上本地一所职业服装学校。当时，服装业在沿海地区是个非常热门的行业，福海的父亲就开办了一家名叫“海星”的服装厂。

八月是秋收的季节。福海和东海选择在这个时候一起回家探亲休假。八月份也是秀珍放暑假的假期。这并不是巧合，而是他们三人事先一起约好的，一起回乡，一块团圆。

这时的福海提了干，成了坦克排排长，穿起了“四个口袋”的军装。由士兵直接提干，在当时已经很少了，福海是幸运的一个。而东海在入伍的第三年，也如愿以偿地考上一所炮兵指挥学院，成了准军官。

他们三个“铁杆”哥妹又相聚在一起，又都有了出息，一下子就成了全村的红人、名人。村民们向他们投过羡慕的目光。

这时的秀珍，二十出头，出落得像朵出水的芙蓉，又像池边的杨柳，也像雨后的山茶……其实用什么美好的比喻都不

过分。

福海他爹就托人到秀珍家去提亲。虽然他们的年龄都不算大，但在沿海村落，不少二十岁的女人都有孩子了。福海家境好，秀珍与福海从小就在一起玩耍，还经常在福海家吃饭，福海把她当小妹，秀珍把福海、东海当大哥，可福海他爹早就把秀珍当成未来的儿媳妇了。福海去当兵的这几年，福海他爹没少关照秀珍家，秀珍身上穿的运动服就是福海家的服装厂生产的。

提亲的事传到了这对年轻人的耳里，他们都觉得有点害羞，但心里也都是乐意的，毕竟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彼此都熟透了，熟透了就有了感情的基础。东海当然也喜欢秀珍，但他的家境差一些，不敢提这门亲；再说，福海是他的好朋友，福海家对他也有恩，他是不会和福海抢秀珍的。秀珍和福海就订了亲，还请了一些亲友来家海吃海喝了一顿。

次年8月，秀珍从服装学校毕业，就同福海结了婚。婚后，秀珍就到“海星”服装厂帮福海他爹掌管业务。可惜东海当时没有回来，因为学院组织学员到井冈山见习，接受“红色教育”。但东海寄来了信和礼物，表示衷心的祝贺。

4

这年的8月，也就是秀珍和福海结婚的第二年，军队开始组织轮战，抽一些部队和优秀干部到前线参战，在实战中接受锻炼。福海所在的部队是全军很有名望的部队，也在被抽调之列。也就在这年的8月，东海刚好从军校毕业，作为军校的优秀学员，也被抽调上前线带兵打仗，经受实战检验。

福海和东海被编在同一个作战师。他们本来是互相不知道

的，但在一次全师干部誓师大会上，东海作为军校实习学员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福海才看到了东海。会后，福海找到东海，简单说了几句话，就各自归队了。

此后，他们有了更多的书信往来，有时还能通通电话。他们约定，参战的事先不跟家里人提。他们先是在离前线三百公里的地方进行三个月的适应性训练，然后才正式进入作战阵地，替换下原来驻守的边防部队。

他们上前线原定是一年时间，其中半年要在前沿阵地上，还要拔掉几个被敌军抢占的山头阵地。福海是坦克兵，主要担负纵深穿插和在防守中把守关口的任务。东海是炮兵，他来到一个炮兵连担任炮排排长，管三个班和六门迫击炮。

在新年初的一次“拔点”战斗中，福海的坦克排奉命穿插，因山路拥堵，加上雨天泥泞，坦克行动困难，被敌发现，遭到猛烈炮击。福海为掩护战友，被弹片击中胸部，抬到野战医院后，因失血过多不幸“光荣”了。

东海得知消息后，难过了几天几夜。战争残酷，谁都要面临生死考验。东海他们的炮兵阵地也遭到敌人的反炮击，东海的右腿被一个弹片击伤，下到医院治疗。好在伤势不重，一个半月后，他又返回前线阵地。

从前线撤回来后，福海和东海所在的师部分别召开庆功会和追悼会。东海荣立三等功，被提升为副连长。福海被追记为二等功，他的遗物和骨灰由师里派员和东海负责送达和移交。

福海一家痛不欲生。办完丧事后不久，福海他爹由于悲伤过度，高血压发作，得了中风，半身不遂，精神也有些失常。

当军官的丈夫没了，当村支书的公公瘫了。丈夫的哥哥已经分了家，自己也有三艘船，每天忙着出海捕鱼。而母亲身体

又不好，和哥哥、嫂嫂一个家子过。因此，摆在秀珍面前的，是两个家庭和一个工厂。但她是坚强的，她也只能勇敢地去面对，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生活。

东海回到部队后，还在后悔那次誓师大会后，在三个月的适应性训练中，没有抽空去看看福海。东海还为秀珍挑着这么沉重的担子而担忧，毕竟是个女子，才二十出头呀。他写给秀珍的信多了起来，几乎是每个星期一封。秀珍整天忙得像个没头苍蝇，所以也没有每封信都回，这点东海也很理解。

秀珍是个有文化的人，通情达理。她知道当兵得去打仗，打仗就会有牺牲，自古有多少壮士为国捐躯啊！只是福海还年轻，名字带了“福”字却没有命去享这个“福”，这也只能怨命了。如今，秀珍要把这个残缺的家撑起来，她相信她能够撑得起来，因为她还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年轻就是优势。她就是这样努力去做的。

5

在大裁军中，一大批军人分三年转业地方工作。作为军校毕业不久，又经过实战锻炼，当上炮兵连副连长的东海，本来是不会马上转业的，但他却主动打了报告，说腿脚不灵便，要求转业地方工作。报告递上去不久，就被批准了，东海被安排在县精神文明办当了一名一般干部。

县城离东海老家还有二十来公里路，东海每个周末都会骑自行车回家和母亲团聚。每次路过秀珍的那个“海星”服装厂，东海都会进去找秀珍坐坐，说说话，有时还帮秀珍在县城办点事。

有一次，秀珍到文明办找东海。传达室的老张头打电话把

东海叫来，说：“你们这一对真是全机关最般配的了，只可惜我没有吃过你们的喜糖！”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两人的心中立时泛起了涟漪。东海看了秀珍一眼，嗫嚅着说：“我们……我们……”话没说完就赶紧拉着秀珍跑了。

就在福海牺牲三年后，也是东海转业一年后，秀珍和东海终于结合了。他们结合得那么自然，只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向亲朋好友发发喜糖。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把喜糖发给那个传达室的老张头。

过了一年，东海在机关坐不住了。他觉得现在政策宽了，和秀珍商量后，决定辞职下海经商，再办一个染织厂。秀珍此时也完成了一个女人的使命——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千金。

有了优先经商办厂的优惠政策，加上东海原是政府机关的人，人头熟，办起事来自然更加方便。他先“借用”秀珍手头的资金，注册开办染织厂，取名“海潮染织厂”，意思是要当商品大海的弄潮儿，同时也与妻子的“海星服装厂”相呼应。东海还通过关系拿到一笔五十万元的银行贷款。不到半年，就盖起厂棚，购进机器，招收工人，开始承接漂染和织造的业务了。两年后，他把借款也还了，手头还略有盈余。

秀珍的厂是从当村支书的公公手里接过来的，用的是那种脚踩缝纫机。由于设备落后，效益偏低，一些大的和急的订单就不敢接，影响到生产和效益。后来，她进行技术改造，引进全自动生产流水线，把“海星”办成了一个现代化企业。

6

江浙一带是国内布业的大市场，发展快，势头猛。东海一边拉住广汕一带的生意，一边向江浙发展。他当兵在杭州，上

军校在无锡，人缘好，地方熟，自然机遇多。他风风光光到老部队转了一圈，见了老领导、老战友，还跑了一些布业街和生产厂家，摸了一些行情，也签订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合同。完事后，他还特意跑了一趟常州，他要到那里寻找一个深藏在内心的梦。

那是他在上军校时。一次学院派他和十五名学员到常州一所中学搞军训，东海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名叫思琴的女学生。思琴虽然年纪还小，但作为“苏杭美女”的她，天生丽质，美若天仙，令东海春心萌动。军校和中学一样是不能谈恋爱的，况且仅有十天的接触，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奇事。后来，东海给思琴写过两封信，谈的不过是些读书的事，因为她还在学校学习呀。再后来，东海上了前线，音信就断了。但思琴在他的心中就像埋下的一颗种子，春天来了就会生根发芽。

东海在常州住了两天。他跑了当年曾经去过的商店，有的拆了，有的改了。他到那所搞军训的中学，在操场上慢悠悠地走了两圈。他知道他心中的那个叫思琴的白雪公主根本不可能在此时此地出现。已经好几年了，她也许出国了，或为人妻母了。但他并不懊丧，因为他来这里的目的只是寻找一种美好的记忆。

到常州的第三天，东海喝完早茶，到酒店商务部订购返程机票。由于是早饭时间，柜台里面只坐着一个女子，正在电脑前看信息。

东海走近时，她缓慢地抬起头。东海和她对视的一刹那，脑袋里泛出一片空白，但很快记忆就回来了。他正想开口，女子却先开了口：“你是教练，对吧？”东海也惊讶地叫了起来：“思琴！”东海的话声是颤抖的，眼眶里浸满了泪水。

此时的东海是一个成功人士，一个老天爷特别眷顾的人。他来圆梦，果然就让他见到了当年的“天仙”。思琴此时多了几分成熟，更加楚楚动人，令他心旌摇动。

东海也不买机票了，就约她中午一起吃饭。思琴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东海像赚了一百万，高兴得一个上午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断看表。午饭就在他下榻的酒店吃。席间，东海得知思琴高中毕业后，考上一所商贸学院，读了四年书，毕业后先是在一家外贸公司干了两年。前不久她又去参加研究生考试，因为英语分数不够，没被录取，这才特意到这家星级酒店实习一段时间，学习一些商务英语，准备明年再考。当然，思琴也了解到东海的一些情况，觉得东海有胆识、有勇气、有魄力，上前线、脱军装、娶老婆、下海经商，无一不是挑战和考验。饭后，双方留了电话号码，东海这才买了返程机票。

分别前，东海约思琴在放长假时到南方沿海小城来玩，他负责接待。思琴听了，两眼放光：“真的？”东海笑得很甜：“那还有假？对别人有假，对你可是99K纯金的。”他们就这么约定好了。

假日到了，不料思琴临行前骑自行车摔了。东海从电话里一听说，比自己摔了还焦急，就对秀珍撒了个谎，带了礼物，立马赶到常州。思琴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

思琴的伤其实并不重，只是破了点皮。所以她就天天陪东海打车东游西逛。东海给他买东买西，两人形影不离。一连五天，他们边逛边聊，无所不谈，越谈越觉得有谈不完的话题，越谈越觉得彼此相见恨晚。告别前的那个夜晚，思琴就在她上班的那个酒店，把童贞献给了她心目中的英雄——东海。

东海万分满足，得到了思琴，他此生已无遗憾。他要思琴

到他的厂里工作，当他的帮手，做个营销经理。思琴眨眨美丽的眼睫毛，矜持地说了四个字：“让我想想。”东海说：“那我就专等你的玉音了，只是要快点。”

这“家外有花”的事，秀珍哪里知道？她这时正忙着改装生产线和装修专卖店。她已经从来料加工，转型到自己生产、自立品牌上来。她的“海星服装有限公司”正在生产休闲服装和运动服装。

7

大约过了一个月，那位叫思琴的苏杭美女，果真来到东海的“海潮”厂上班了，并一下子就当上了营销经理，主管江浙方向的业务。她的业务能力以及美貌，确实给厂里带来了令人咋舌的营销效果或者说经济效益。但她与东海的暧昧关系，全厂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终于有一天，一个好姐妹告诉秀珍，说东海的身边有一个年轻美貌的苏杭美女，两人经常成双成对出入旅馆酒店。好姐妹要秀珍多留点心，别一头栽在生意上。

这事当面交锋肯定无效，东海绝对会一口否认。秀珍只好暗中跟踪，很快在一套出租房里找到了自己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短裤衩在一起玩电脑游戏。她怪自己过于心急，打草惊蛇，没能捉奸在床，得到那种铁证如山无可辩驳的事实。

她第一次和丈夫大吵一架。东海含糊其词地进行辩解，说绝对没那种事。可说一千道一万，谎话怎么能说得圆呢？这事，秀珍既不敢张扬，又不能原谅。于是两人开始了“内争暗斗”的冷战，他们分居了。

秀珍是一肚子闷气，就差没把肚子胀破了。但有什么办法